

北海文史

第七辑

我之教育时代

(民国廿四年应教育月刊作)

· 林翼中 ·

革命之后，旧者破坏，或已不适于用，将必惟新者是谋，故建设尚已。建设之端，无论其为物质，为心理，为社会建设，要皆为当务之急，愿社会之改造与发展，基于人之改造与发展，人如何而改造而发展，则教育尚焉。教育之为事，浅言之：虽只为人才之培养，究其实则社会与物质之建设，将亦为是赖。民国建元，革命事业告一段落，余乃投考广东师范学校，备将来致力教育，以践我之素志。

吾国古先圣贤原兼言格物致知，陋儒执其一端，始以引用厚生为庸俗，不事请求，以致民日以穷，国日以弱，科学更无由发展。当时高师所称博物科，原该括动物、植物、生理卫生、矿物、农业、林业等目。余以举凡博物科中所有名目，皆吾国士林所少究求，而为国家社会所需要者，因择是而专攻焉。

高师故例，每届毕业，其成绩列前茅者，得留校任中小学教员，余毕业时忝膺其选，惟其时筹安会起，有诱余领学生作劝进会代表者。初余原拟与罗促廷诸同志稍事布置即赴汕头图举义。及闻是讯，知事机已迫，不可淹留，乃借故请假宁家省亲，暂避耳目，溯余负笈穗城四年中，仅一度南归，此次辞不留校遄返故里，原在人情常理中，故学校毫不加疑，不俟实习完毕，即获邀准南归。

霞山中学校长刘绩卿，廉州中学校长罗德清，皆与余有故，闻余毕业回乡，咸来聘任教席，余以游学穗城，久缺定省，今日归来，正可如服务桑梓，就近一尽子职，盖忠孝同途，原无二致也。且当时学规，凡受师范教育者，毕业后，则须服务教育，订有年限，必期限届满，乃得改业，因应廉州中学之聘，任学监，兼授博物课。

格物之学不请久矣，自西洋文化东渐，清末废科举建学校，博物一科，始复列为学子功课。民国建立，虽日其命维新，惟廉中僻远未得风气之先，博物

课程，一仍沿用清末出版之华文祺所编之旧本。且是时社会中犹昧于进化之理，绩习未改，故学子对于科学之研究，鲜有兴趣，余莅校后即思有以改造之，而一新其耳目。不泥于当时通行采用之五段学法，每因应时与地，示学者以天演公例自然进化之理。如利用旅行，或散步校外，使与大自然接触，切实体让动植物生长之机。此外并于校中辟园圃，植花木，以及含羞草，茅膏菜等，以为试验引证。务使学生能得真知灼见，去其理障。诸生由是对于自然科学之研究，乃翕然风从，兴趣盎然。

学监职务，事则琐屑，职则烦重。虽当日学风尚称敦厚，然而管理不慎，顾虑稍疏，亦易滋生事端。余以为教虽多术，要在以身作则，言行一致，诚以格之，公以处之，必可调协无间。日常辅导学生自修，绳正其过当者外，并分别与学生家庭联络，以减少互相间之隔阂，借收管教之实效，自时蹶后，校风丕变，融融泄泄，莘莘学子，皆知所以敬其业，而乐其群矣。

当是时，吾国犹停滞于封建农业社会，民智未开，风气闲塞习于故常，各逞私臆，自难聚与之语兴革。语曰：“登高自卑，行远自迩。”故辅世牖民，必以其渐，然后乐从而易成。余在校中，即利用授课时间为革命主义之阐扬，其于外间或遇宴集，亦必为民族大义及爱国思想鼓吹，意在潜移默化，以学生改造家庭，由父兄之说服，进而为家庭亲戚之影响，以学校改造社会，由小团体之鼎新，进而为大团体之变革。其时虽曾虑及个人之力量有限，易俗移风，未敢必其有何成就。然一转念，以沧海虽大，一石投之，亦且微波荡漾，若锲而弗舍，岂无感格，以是进行，益为积极。

自民国四年筹安会成立后，袁世凯帝制自为之心日炽，继乃收买无耻之徒，上文劝进。民国五年，竟冒天下之大不讳称帝，改元洪宪，余既以避任勤进会代表南归。知袁氏狼子野心，将必倾覆民国，乃联络同志，除开有所举动。迨云南起义，天下汹汹先后宣布独立者凡八省，桂省自独立后，出兵梧州及钦廉，余遂与诸同志发动宣传，谋为响应，时粤督龙济光原是袁氏爪牙，虽然宣称独立，但非其本意也，徒以广西即举义，而粤桂互为唇齿，附袁则桂军即薄边境，而百粤民心又已有反袁倾向，不即独立，势必不能自保，迫不得已，乃宣布附义独立。

袁氏虽倒，反动势力原未消除惟民意归趋，即经一致，国家前程，渐露曙

光，时移势易，后或可化干戈为玉帛。余乃决计继续教育事业，谋为国家百年树人。语曰教学相长，就个人言，亦正磨砢淬砺，求取增益，故于授课外，尤肆力于文学，旁及诸子。后以国事日非，隐忧未已，知非为社会彻底谋改革不可。民国八年，值五四运动起，波涛冲击，决藩离而破桎梏，思想日趋崩溃，新文化运动继之而兴，乃进而为政治经济社会诸科学之探讨，冀于经世实用之学有所进益，盖立己立人，必如此而后可以自效于党国也。

民国十年，全国教育会议举行于广州。余被推举为代表，出席参加，重获与教育界人士暨向日交好欢聚，共诉襟期，斯诚平生一快事，在会议期中为友人强邀至省立一中授课。会后又为友人苦留，不能摆脱归去，因思蛰伏家乡多年，在广州亦可与各方重作联系。惟廉中诸同学，情意恩勤，一旦离去，衷心不无眷眷耳。一中居于市西，其址旧为广雅书院，房舍宽敞，茂林修竹，为藏修息游最佳之地。宋儒学问工夫，得力居敬。余亦喜静坐，潜究天人之理，以兼班主任，虽星期休沐日，亦常静处校中，以是之故，全校学生隐然以余为学校重心。凡遇事故，而欲有所请示于学校者。皆造余而问焉。

惟其时，新学生社之组织，渐浸入各学校，阳借革命之名，而阴谋篡夺，以青年学子，心地纯正，头脑简单，且皆血气方刚，易受其愚，亦易为所利用，乃鼓其如簧之舌，蛊惑青年，腐蚀其思想，以为斗争之工具，始则鼓动学生破坏学校成规。继则逐教员，驱校长，由是风潮迭起，斗争日烈，师道顿感凌夷，教育上之自由天地，寢假沦胥，几不成为教育矣。余以时势至此，知非可以口舌争，亦不能联络主持教育者抗。处此激变日局面之下，念所以报党国者，必须另寻蹊径，方有可以致力之途。

民国十三年春，讨贼军第二旅旅长陈伯南将军，驻肇庆，将移梧州镇慑，以兼梧州善后处参谋长理处职务，协助广西肃清反革命者，亲来请余前往襄助，得家君之许可，乃离开学校教育生活，而从事军队工作。过去乡人之在钦廉及琼崖四邑主军事者曾数邀参加戎幕，均为家君所不许而中止，此次特蒙准许，盖家君以国事螭蟾生民涂炭，正男儿驰驱为国之时也。自进入戎幕以后，余人生历程，乃踏入于另一阶段矣。至则商承陈将军许可与第三团长邓挥生，在同团设革命军人同志会，收集关于革命之理论及三民主义书籍，以备军官之浏览，而且每周举行座谈会或讲演会，其余娱乐，如围棋丝竹等等均有设备。同乐会

遂成为军官讲习游息之唯一场所。随建议陈将军设军事教育班，培育革命军人，集训排长凡一百二十人。李钦甫将军为主任，余亦分任其事。吾国教育不发展，军士知识水准至低落。故编订课程，除教以军事上学科术科外，尤重革命主义认识各种科学与普遍知识之灌输。又以其国文程度低下，为学习上的障碍，因更为诸军士作文字补习，结果成绩甚著，革命精神日见旺盛。逮第二旅扩编为第十一师，余奉总政治部命为政治部主任，负全师政治教育宣传之责。

苏联自十月革命成功后，社会革新无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各方面，皆有长足进步，尤以红军之建立，对于削平大难巩固党之统治，最为有力。初本党为借镜苏联，发展革命力量，会选学生赴莫斯科留学孙文大学，余则在特别选送之列，惟以军队正移师南路，而其时琼崖逆军又蠢然欲动，余之工作紧张而需要，未忍离去，行遂中止。至民国十六年春，乃奉命随陈伯南将军赴苏俄考察，始得覘其军中政治活动情形，以及社会一般状况。逮考察回来，并应黄埔军校之聘政治主任教官，将考察所得，评其优劣，为诸学员请授，以鼓励其革命志气。是年会著《苏联现状一书》。

民国肇造虽为期二十年，惟地方自治迄未办理，民权如何，仍多茫无所知，民治并无基础可言。故所谓民国，其名而已。余既摄理民政，惩前比后，乃根据国父遗教，设自治工作人员养成所，招训学员凡一百二十员，毕业后派各县市办理户籍选举等地方自治事项，广东省地方自治之正式开办，可谓自此始，其工作人员之有训练，亦可谓自此始。至民国廿一年改组为自治工作人员训练所，分别调训各县市区所委员及区长，参议员，优秀乡长，前后受训者，计至现在已三千三百余人。本省地方自治基础至此乃告奠定，而向民主政治道路迈进一大步。

孟子谓仁政必自经界始，国父于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办法中，亦以土地测量完竣，为地方自治完成条件之一。吾粤地政自入民国后，虽有意于整理，曾先后设立地政局、土地处、土地厅，负责土地行政，惟以频年征战，事多更张，致旋举旋废，迄少成效。而地政人才的缺乏，对于推行地政，尤为棘手，因于民国廿二年，设立地政工作人员养成所，招训学生，计先后已六百余人，毕业后派住各县市办理土地测量、调查、统计、登记等工作。并于南海番禺等十二县市设土地局，成立测量队四十四队。自是而后，各该县之推行地政，渐有条

理，并准备推及各县。

自国民政府成立，出师北伐，而至统一全国，其间为求革命之障碍扫除，不得不赁注全神于军之推进，而对于政治之革新，遂每多忽略。故军事的进展虽然一日千里，而政治上之建设，则殊感落后，迨军阀既倒，革命主义仍然未见大行，日臻郅治者，殆由于此。居常深思，窃以为行新政，必用新人，天下为公，国父垂训。有治法尤贵有治人，乃于民国廿二年请当局于广东军事政治学校，增设政治深造班，分为高级普通两组，招考高中及大学毕业生，另设特别组，调省参议员之自愿参加受调者，授以军事政治智识，尤致意于地方行政实际事务之训练，期为一年半毕业。并于其毕业后，派赴各县市，使深入乡村，考察民情，调查风土，增加其智识经验，以养成知治法之新人。要言之，此班设立，乃为识应时代需要，养成晓军事之政治人才，使其步伐齐一，共同致力于政治建设，以树立吾粤民治百年不拔之基。计第二期受训学员，已八百余人。是年曾著《广东省地方纪要》就出巡各县所实际材料，以及本省各县之风土人情，山川河岳，物产鱼盐，略纪其要。较以往地与之籍，似尤完备详尽也。

余本为一高师毕业学生，自蓄志研究教育，则以服务教育为职志，虽以国步多艰，遭逢时会，转为军事政治党务等工作。然对于教育，迄未忘怀。辄因地因时因人而设教。盖教育为立国之大本，其本乱而未治者鲜矣，故虽在军事空忽之际，政务丛脞之中，仍以其余晷为教育而工作。自民国十三年参与戎幕，则建议举办军事教育班，除军事学科术科外，所有普通常识暨中国文，均担任之，比任政治部主任，亦至富教育意味，不过其教育对象为军官士兵与所在地之民众而已，其后然离去政治部，而于第四军干部教导大队，第八路军干部教导队，以及广东军事政治学校，余均参与其事，粤局之日趋稳定与繁荣，论者谓得力于此种教育不少，民国廿一年，余于广州创办华夏中学，任教者皆为中山大学优秀之学生，采取新学教法，此为社会人士所知悉者。余常到校作专题演讲，颇能引起学生研究学问之兴趣。又与黄麟书先生于某埠创办中学一所，自任校长，黄先生任副校长。表面虽为遥领性质，实则所费心力不少。至于任中山大学校董勳勤大学校董，国民大学校董，亦就能力所及而为之。此为余离开学校教育后，于军政党务工作中，乃一本素志，服务教育，作育人才之概略也，因就记忆所及记之。

（录自香港《海峽晚荻集》）